



与周恩来聊天

有人向周恩来总理介绍了我,说我会中文。我们面对面坐着,总理开始说话,用他浓重的江苏口音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。他问我,这句话在尼克松总统到长城的这天用作祝酒词是不是合适。我还不理解他的意思,但还是明智地点点头。“这当然很合适,周总理。”我脱口而出,同时感到十分震惊,没想到他会来咨询我,和整个宴会上最年轻的人谈这事。我们正在交谈时,亨利·基辛格迅速地从我们中间冲了过去,跑到离我们五码远的尼克松总统身边,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

罗恩·齐格勒站在一边大笑,问基辛格知不知道他自己刚刚打断了总理和美国代表团成员的谈话。

基辛格嘟囔着回答说总统叫他,他就来了。“即便如此,”他看着我补充道,“谁在乎呢?”对于他的代表团成员跟外国领导人说他不懂的语言,基辛格总是感觉不舒服,所以我对他的粗暴闯入只是耸耸肩。在之后那些年里,他在很多方面帮助了我,表现出的友好足以弥补这一失礼举动。晚饭规模很小,很温馨,每个人都跟对方的同行相邻而坐,我又一次拉来了钱大勇,就像是自己人一样。

绝响:永远的邓丽君

姜捷

13.在她心中“情义”最重要

我读日本自由评论家有田芳生所写的《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》,提到邓丽君对左宏元老师的尊敬。当邓丽君在开演唱会彩排时,得知左老师不能来,只因票价太贵买不起,她立刻到后台拿了票送给左老师。

爱看电影是小时候和邓妈妈一起养成的嗜好。在香港停留期间,只要有一点空闲就跑去看电影。当时的台湾风气还很闭塞,电检处的尺度非常严格,整部片子被“修理”得很多,但在香港就有完整的版本,可以充分感受导演的手法,技术人员的专业,和演员发乎感情的演技。她认为应该尊重第八艺术的创意表现,如同每个艺人都有自尊,都该被尊重一般。

她不能沉醉在剧情的发展和戏剧张力里,还能探讨导演的手法、运镜的技巧、气氛的营造和演员对感情的投入等。知名声乐家姜成涛就形容:“邓丽君的演唱方式就像歌剧演员一样,懂得表演的艺术和精髓,所以不论在录音室还是面对群众,她的声音表情和内心是一致的,那种一致性使观众容易共鸣,进而接受她、喜欢她、欣赏她。”

邓丽君在正式踏入歌坛之后,一直都是妈妈跟在身边,没有交际应酬,也没有舞会宵夜,更没有私下约会,每天最高兴的事仅止于收到“迷友”的来信,捧读信中满满的关怀,感动非常。有些歌迷来信会让她不由自主地自觉“不足”,也渴望在忙碌的生活中不断充电,对一个正红透半边天的歌星而言,非常难得。

举例来说,参加慎芝与关华石两位老师所安排的台视《群星会》的演出,是她从歌厅和秀场跨足电视的重要转折点,多年历练让她累积丰富的演唱经验,她不只要求声音好,也随时注意自己的台风和临场表现,还有一点特别的是,她也很注意其他歌星的演唱特色和曲风,她常向谢雷、张琪、吴静娴、王慧莲等歌星讨教表现技巧,由衷赞美他们的歌艺,并礼貌地向他们说谢谢,善于观察、吸收别人的优点,转为自己能运用的技巧,可说是她另

中美关系中的“中国男孩”(3)

卜励德

我们在北京的最后一天,2月25日,是从逛故宫开始的。雪中的故宫显得非常宏伟,公共区域规模之大与皇帝居住的私密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一天还安排了购物活动、随意谈话。美方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,但此时已没了中方欢迎宴会时的异常欣喜。显然,此行我们在中国首都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。

《上海公报》

访问要结束了。我从上海给家里打电话,想利用强大的白宫免费通信服务与希拉和儿子们取得联系,也顺便试用一下为了本次访问特意在上海安装的RCA卫星地面站。通话如此清晰,我都能听到家里的狗在厨房门外叫,当妻子听到我建议让她把狗放进屋里时,还吓了一跳。中国人确定我们不要这个卫星地面站之后就买下了它,另一个在北京的卫星地面站已经被拆装之后运回了美国。

2月28日早晨,罗杰斯国务卿和姬外长进行了最后一轮对话,重新讨论了先前的交流与沟通渠道。两位领导人没有完成新的突破,但奠定了日后联系的制度基础,即参照前一年处理乒乓外交事务的模式,建立类似美中关系委员会那样的协调机构,但是他们同意我们宣布,将有一批选定的公司被邀请参加下一届广交会,但认为建立日本模式的贸易办事处还言之过早。

语言材料的商定就这样达成了共识。中方人员轻声提醒我们的翻译查尔斯·弗里曼,他使用了“封建”的术语。我们这才注意到,由于过去几十年没怎么联系,双方的语言表达都发生了很多变化,于是我们还

讨论了如何更新语言用法。

罗杰斯指定马歇尔·格林为白宫方面与中方协商的后续行动负责人。他为中方此次完美的计划和历史性访问表示感谢,并承诺他会尽其所能避免误解,推动两国政府关系向前发展。他强调了保持渐进稳步发展和采取具体行动的重要性,以防本次访问最终仅仅成为后人口中“让人愉快的事件”。

2月28日下午,《上海公报》在锦江饭店发表,同时亨利·基辛格和马歇尔·格林发表了简要说明。总统先生和国务卿都没有出席新闻发布会。而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,我也在履行我本应承担的职责,即协助威廉·罗杰斯先生,此刻他正需要我的建议——从几款带有纪念字样的熊猫模型中挑选出最能讨孙子们喜欢的。

会见理查德·尼克松

在当晚的宴会上,尼克松总统为“改变世界的这一个星期”举杯庆祝。而稍后的一场会议让我觉察到这将改变我的生活。之前我提醒过罗杰斯国务卿,我很奇怪见到了如此多的中国领导人,却没有见到我们自己的总统。他邀请我参加晚上10:30在总统套房举行的会议。

我和罗杰斯国务卿早到了一会,看到总统身穿敞领衬衫和长裤,外披真丝印花睡衣,两手分别拿着一根粗而长的雪茄和一大杯威士忌苏打。他看上去有些疲惫,但似乎对自己取得的成绩十分满意。近距离看,他样子多么特别!头大身体小,走路磕磕绊绊,面颊有些浮肿,正如我笔记所记录的,“腮帮子鼓起足足有三个核桃那么大”。他的双下巴也微微有些下垂,整个人散发着一股不

容置疑的威严。白宫办公厅主任H.R.霍尔德曼这时已经到了,他理着平头,手边放着一叠黄色标准记事簿和几支削尖的铅笔。助理国务卿格林和基辛格的助理何志立稍稍晚到了一会儿,紧接着讨论就开始了。

整个会议几乎是总统的个人发言。尼克松的表现精彩绝伦,他作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外交总统可谓名副其实。在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,尼克松对我们每个人的工作表示感谢。国务卿罗杰斯将我作为国务院里新的中国问题专家介绍给尼克松。我告诉尼克松,我为此次中国之行准备了十年,很感谢他能让这一切成真。他送我到套房的门口,慈祥地将手搭在我肩上。当我们走到门口时他说:“那么,从现在开始,你们这些‘中国男孩’要做的事情就更多了。”

第二天早上,机场离别的场景与我们到来时的阴郁有了极大的不同。中美双方的每个人都在来回走动,开心地道别,却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相见。我们飞回家,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已准备好了喧闹热烈的欢迎仪式,认可了尼克松的大胆“豪赌”,他的工作团队精心的媒体策划已经成功了。我自己的家人也在欢迎队伍中,这使我感到特别激动和喜悦。

担任政治处主任

2月份我们结束了与东南亚地区的友好访问后,亨利·基辛格也结束了在北京的又一次访问。让人惊讶和兴奋的是,他带回了在紧急情况下,可以在北京和华盛顿建立联络处的合约。詹金斯、何志立和戴维·布鲁斯都亲自向基辛格游说,把我列入名单之中。3月26日,罗杰·沙

利文,中国大陆办事处负责人打来电话说,我会去北京担任政治处主任,这真是个好消息。

我计划在一个月内动身前往北京,在大陆办事处度过更多的时间。戴维·布鲁斯到了,他开始接手工作。在两周的时间里我帮助他回复邮件,制定日程安排,从中能看出他的选择是多么明智和愉悦。

在我前往中国之前的4月份,中国驻美联络处先遣队抵达华盛顿。其中包括韩叙(尼克松访华时任首席礼宾官)、外交部美国处处长钱亚东,以及周恩来的翻译冀朝铸和其他人士。

5月2日整整一天,我们都在从香港到北京的旅途中。我们在上海短暂停留后,接着飞往北京,并在日落后抵达。

自行车上的北京

我到北京的第二天,就买了一辆老式的上海凤凰牌绿色自行车,它铃声响亮、威风凛凛,除了去办公事,我去哪儿都骑着它。联络处有一个小的车辆调配场,但是司机的时间很有限,用车的话要提早预约。有一天早上,我骑车去北京动物园,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哈尔水族馆询问中国扬子鳄的情况,谁知那里根本就没有扬子鳄,这个物种几乎灭绝了。但是这让我有个机会好好观察西城,我惊讶地发现西城比东城还要破旧。

1973年的北京显得比较破旧。人们的生活方式十分单调,很明显,吃饭似乎成为人们生活中仅有的乐趣。几乎没有人想着让自己变得有吸引力,正好相反,宽松的带补丁的衣服才是潮流。

9.这一切她都听在耳里

水波霎时成为英雄。有人写慰问信,有人打慰问电话,还有人捧着鲜花到医院探望。为了女儿的健康,母亲李素琴只能诚挚谢意并将人们挡在门外。

此刻水波躺在龙阳人民医院单人病房里打点滴。经过急救,医生将她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。现在她头脑清醒;不过身体非常虚弱。

“小波!”她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呼唤,不用看,从声音她听出是老板辛运。她觉得呕心,真想睁开眼睛,将他臭骂一顿:你这个坏蛋,你这个凶手,你这个杀人犯,都是你造的孽。为了赚钱,你可以什么也不顾。“罗马人”的海难就是你一手造成。但她体力不支,无力说这些;更重要的是那样就会过早暴露自己。她深知辛运的为人,这家伙阴险狡诈,为了保护自己,他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只有暂且忍耐,等身体康复再说。

李素琴不知去哪,病房里只有他俩。“小波,我知道你受苦了,”辛运握住她干瘪的手,望着她枯槁蜡黄的脸,想起不久前如花似玉的样子,心里不禁哀叹:印度洋真厉害呵,曾几何时,将一个美人儿折磨成如此模样。“唉,我不该让你跟船回来,让你受苦了。对不起,实在对不起。”她仍紧闭双目,心想:看你要啥花样?“小波,为了表示我的歉意和你补偿,等你出院我给你50万,50万啦!”水波一动不反应。“我知道我说的话你能听到。”凑近她耳边,“这只是第一笔钱,过几天我还会给你。小波呀,只要你听我的话,你要多少我都会给你。”水波仍凝然不动。

“听说你有个腰带,一直缚在身上。”辛运直奔主题,这是他来此的最主要目的。“罗马人”的突然沉没,他觉得是个谜,心里一直惴惴不安。从报上看到水波有个缚在身上、不让人碰的神秘的腰带后他就在想:那里面到底装的啥?是否和“罗马人”的沉没有关?水波紧闭眼睛。

“听说你那根腰带时刻不离身?”辛运实在控制不住,本能地将手伸到被子下面,在水波腰间摸索。“啊!辛先生,你这是干什么?”李

素琴突然推门进来,看到这场面忍不住叫起来。“啊!”辛运也一愣。“我女儿在昏迷之中,你这样在她身上乱摸,算啥名堂?”李素琴气愤。“这——”辛运显得很狼狈。

李素琴板着脸严肃地说:“辛先生,你知道有多少人想进来探望,都被我拦住。作为她公司领导我这才让你进来。可我女儿在昏迷之中,你在她身上乱摸,你到底想干什么?”“呵,我——我想找个笔记本。”“啥笔记本?”李素琴向来不喜欢这个人,绷着脸,“有啥事情等她醒了再说。”“对,对。”辛运连声。李素琴手指房门:“现在我请你出去。”“好,好。小波醒了让她打电话给我,她肯定会找我的。”

水波虽说双目紧闭毫无反应,可这一切她都听在耳里。母亲性格泼辣,这样将姓辛的教训一顿也好。不过这是个严重的信号:辛运是一头狡猾诡诈的狼,他已经嗅到什么了,而且他不会就此罢手。笔记本绝对不能落在这个坏蛋手里!但凭她现在体力、处境、经济实力和人际关系,她是斗不过这家伙的。怎么办?她紧张思虑。现在唯有先将身体弄好,恢复体力然后进行战斗。

她睁开了眼睛。“波儿,你醒啦?”李素琴凑近。“我想吃东西。”“呵,你想吃东西?”听女儿说想要吃东西,李素琴高兴极了。连声:“想吃就好,想吃就好。”

李素琴端来一小碗大米粥和一杯牛奶。然后拿两个枕头垫在她背后。“妈,我问你。”粥和牛奶下肚,水波也觉得平添精神。“昨儿我让你拿回家收藏的那个腰带你放哪儿?”“我藏在家中衣橱里,放心,丢不了。”“妈,我想——”“怎么啦?”见女儿欲言又止的样子李素琴奇怪。“我想麻烦你,现在回去给我拿来。”李素琴不解:“为啥?”“我觉得还是带在身上我放心。”“那腰带里到底装着啥?”李素琴想起辛运,说:“刚才姓辛的也说要找这东西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那里面到底有啥?”“里面装着‘罗马人’沉没真相。”“真的?”李素琴惊讶。“目前我只能对你说这些。”水波缓口气,“我求你马上回去给我取回来。”“好吧。”李素琴应允。“妈,谢谢你。”水波叮嘱,“你不要乘公共汽车,打的去,再打的回来。妈,我等着。你快去快回,千万别耽误呵。”

印度洋的承诺

张士敏

